

核阴影下的伊朗 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

余 国 庆

内容提要 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结怨已久，但在伊拉克战争后，双方关系拉近，并不断改善。随着伊朗核危机态势的发展，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获得新机遇。这一关系的变化给美国对中东战略带来挑战，也给本地区以美国为主导的地缘政治格局带来冲击。无论是伊朗核问题的前景，还是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未来的发展，都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关键词 核问题 伊朗 海湾阿拉伯国家 关系 美国对中东战略

作者简介 余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随着伊朗核危机的爆发，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结构出现了新因素。尤其是海湾地区，伊朗核危机的可能变局将给中东地区安全局势带来重大影响。引人注目的是，随着核危机态势的发展，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动向。它们之间关系的改善给本地区稳定与安全局势带来了重大影响。海湾地区传统的、被美国主宰的地区安全结构受到挑战。未来海湾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充满变数。

伊 朗 与 海 湾 阿 拉 伯 国 家 关 系 缓 和 的 背 景

作为海湾和中东地区大国，伊朗一直对本地区局势有重大影响。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由于“输出革命”问题的影响，伊朗与中东、特别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紧张。海湾国家一直担心源自伊朗“什叶派浪潮”的威胁。但1990年和2003年的两场战争，使海湾国家认识到，海湾地区的安全不仅会受到来自地区内部势力的威胁，还会受到来自地区以外势力的威胁。¹因此，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伊朗逐渐调整了对外政策，优先改善和发展与本地区国家关系成为伊朗外交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而海湾国家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量，也不断改善和加强与伊朗的关系。

（一）海湾阿拉伯国家重新认识与伊朗发展关系的重要性

伊拉克战争后，海湾国家认识到，它们与伊朗改善和发展政治关系有利于实现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海湾沿岸八国中，除伊朗外都是阿拉伯国家，历史上伊朗与这些国家积怨不少，其中包括民族、宗教、意识形态、领土，以及边界问题等。特别是伊朗的地区称霸意识和“输出革命”举动使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一直保持防范和警觉的立场。两伊战争期间，海湾国家一致支持伊拉克，希望借它之手削弱伊朗的实力，以减少来自伊朗的威胁，伊朗与海湾国家关系紧张。1990年海湾战争后，

¹ See *Middle East Policy*, Fall 2007, p. 139.

伊朗同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之间关系获得改善的机会。伊朗同阿联酋的“三岛争端”趋于缓解,两国关系大为缓和,迪拜港成为伊朗的重要贸易转运港。2000年以来,伊朗高层官员频频访问海湾国家,周边关系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海湾阿拉伯国家也出于“以伊(朗)制伊(拉克)”的目的,对伊朗的友好姿态也不断做出积极反应。1997年12月,在德黑兰举行了有57国代表参加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第八次首脑会议。对此,美联社发表评论认为:阿拉伯国家一度听信美国将伊朗描绘成恶魔的说法,但现在却要同该国的毛拉坐在一起开会——反映出美国在该地区政策的全面失败。¹

海湾阿拉伯国家处在美国和伊朗进行遏制与反遏制角逐的夹缝中,面临不小的压力。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态度是:既需借助美国来遏制伊朗在本地区潜在的野心,又担心本地区爆发战争殃及池鱼;既需要美国的军援和经援,又对美国独霸该地区事务表示不满。海湾国家夹在美国和伊朗关系之间的确处境不妙。虽然美国情报机构发表了伊朗已放弃核武计划的报告,但总统布什仍偏执地认为,伊朗会随时恢复核武计划。布什似乎要让海湾阿拉伯国家相信,只有他的判断才是对的。但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还是有自己的考虑。尽管海湾诸国与伊朗有许多矛盾和纠纷,但伊朗毕竟是近邻,与它保持良好关系符合海湾诸国的利益。伊朗还控制着海湾石油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一旦伊朗封锁海峡或燃起战火,受到损失的将首先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因此,它们一般不愿主动挑起矛盾与伊朗对抗。它们真正担心的是,若伊朗一意孤行地向拥有核武器方向发展引来美国的武力干涉,那么海湾阿拉伯国家难免不受影响,但它们不想引火烧身。在此背景下,海湾阿拉伯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与伊朗接触。

(二) 美国对中东政策受挫,使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获得机会

20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后,美国坐上了“主控海湾地区局势的宝座”^④。战后该地区出现了12年由美国主导的“和平时期”。但美国动辄以武力解决地区冲突的思维愈加抬头,最终导致了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虽然推翻了伊拉克萨达姆政府,但战争也引起了一连串地缘政治变化。

伊拉克战争后,海湾地区局势出现两大变化:阿拉伯国家对伊拉克亲美政府由冷淡和观望到逐步接受。但美国一手主导的伊拉克重建进展缓慢。伊拉克教派冲突不断,暴力事件频发,人员和财产损失严重。伊拉克局势动荡不仅给地区局势的稳定带来多种隐患,也使美国“改造中东”的战略面临种种挑战:伊朗利用美国身陷伊拉克局势泥潭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大自己在海湾地区的影响。伊朗不仅宣布重新启动核浓缩铀进程,向国际社会表明发展核能的决心,而且频频挑战美国的中东政策。伊朗不仅羞辱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盟友以色列,而且利用各种机会向美国传统的海湾盟友示好。

美国本想在伊拉克战争后乘势“改造中东”,但这种建立在强权和私利基础上的战略很快受挫。中东国家普遍对美国“改造中东”的政策反应冷淡,就连美国“改造中东”战略试验地的伊拉克也面临着种瓜得豆的局面。伊拉克出现了什叶派主导政治,且越来越倒向伊朗的局面,使美国感到尴尬无比。与此同时,海湾阿拉伯国家在伊拉克战争后也出现了与伊朗接近的倾向。

面对海湾地区出现的这种“脱离美国”的现象,布什政府一方面对自己多年来的中东政策进行反思,加紧修补与中东一些国家的关系。近年来,包括布什本人在内的美国高官纷纷访问中东国家。另一方面,美国不失时机地对伊朗在中东的活动进行围堵。2008年1月,布什访问中东,所到之处无不提醒“伊朗是本地区最大的威胁”,但伊朗很快予以坚决反击。同年4月,伊朗国防部长表示,美国力图阻止伊朗同阿拉伯和伊斯兰各国发展与增进关系。他强调指出,美国是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的障碍。美国企图在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制造对抗局面,继续“保持自己非法存在的同时,维护以色列的安全”。

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一系列“妖魔化”伊朗的政策并没有盲目顺从。从地区安全和自身利益等角度出发,它们虽然还需要美国的安全保护,但也担心一旦美国在本地区再次动武也会严重威胁它

¹ 参见安维华、钱雪梅著:《美国与“大中东”》,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页。

^④ 刘月琴著:《冷战后海湾地区国家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

们的利益。尤其是在对伊朗核问题的立场上，海湾阿拉伯国家不希望美国把伊朗逼上绝路。因此，在美国对伊朗步步紧逼中，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关系却日趋改善。

美国同伊朗利用核问题争夺在海湾的影响力

（一）海湾阿拉伯国家成为美国与伊朗争夺的重要对象

在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关系中，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关系的变化最具典型性。1979年“伊斯兰革命”在伊朗取得胜利后，伊朗与沙特关系一度处于紧张状态。在两伊战争期间，沙特成为萨达姆的最大经济和武器支持者，沙特和伊朗的关系陷于僵局。1990年后，随着海湾战争的结束，伊朗与沙特关系出现转机。1997年6月，两国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协议，恢复了中断15年的直航。自1997年伊朗担任伊斯兰会议组织轮值主席国之后，伊朗与沙特在安全和经济合作方面进一步加快。1998年2月，伊朗领导人拉夫桑贾尼率高级代表团访问沙特，双方建立了部长级定期会晤制度。2001年，沙特内政部长纳伊夫率大型代表团访问伊朗，签署双边安全协定，两国关系进一步升温。2005年9月，伊朗总统内贾德出席在沙特召开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峰会，两国高层往来进入新阶段。

伊朗核问题爆发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态度引人注目。在伊朗核问题上，海湾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既不希望伊朗真的发展核武器，也对美国在核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表示不满，即对以色列发展核武的不闻不问做法表示不满。同时，也不赞同美国等以军事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担心这会危及地区的稳定。鉴于这种心态，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和伊朗表面上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政策。

在布什政府眼中，沙特是结成反伊朗联盟的关键一环，但沙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反应却使布什措手不及。2006年伊朗核问题升级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在伊朗问题上，沙特必须优先考虑自身利益，“如果我们觉得受到威胁……我们和伊朗有外交关系，可以进行谈判。我们欢迎布什总统提出的问题，但我们会从自己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如此直率的回绝，在美国与沙特关系的历史上尚属首次。2008年1月，就在布什抵达沙特进行访问的前一天，沙特官方媒体《利雅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沙特拒绝被卷入与伊朗的战争或对峙，伊朗核问题应通过外交渠道和对话来解决。文章指出，布什如果希望得到阿拉伯人民的支持，就必须把精力放在最重要的和平问题上。文章还暗示，美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已证实，伊朗多年前已经停止发展核武器，因此请求布什不要再为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不存在的威胁而自寻烦恼。

2007年5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先后接待了美国副总统切尼和伊朗总统内贾德。伊朗国家元首是自1971年阿联酋成立以来对该国的首次访问。内贾德在与阿联酋总统哈利法会谈时说：“总有一些人对我们穆斯林兄弟之间的亲密关系感到不愉快，但他们很快就要离去，最终留下的依然是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和睦邻友好。我们有能力通过合作，将海湾变成一个和平与友好的海湾。”哈利法表示：“我们也希望外国军队撤出本地区。”他又说：“我对切尼副总统说，阿联酋与伊朗有传统而深厚的关系，我们有共同的利益。”¹切尼在访问阿联酋时，曾试图说服阿联酋领导人关闭伊朗设在阿联酋的多家公司，因为美国认为这些公司与伊朗的核计划有关，但阿联酋并未给予正面回应。可以认为，一段时间里，围绕海湾这个敏感地区，美国与伊朗双方针锋相对的外交行动仍会持续。

（二）伊朗利用核问题扩大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

伊朗虽然决心发展核能力，但鉴于核问题在国际上引起的巨大反应，伊朗仍然重视近邻对伊朗发展核能的态度。海湾地区是伊朗地缘政治的前沿阵地。伊朗不希望在该地区树敌过多。对于伊朗来说，最佳办法就是让海湾阿拉伯国家相信它并无拥有核武器的企图，以及它不会改变海湾地区现有的战略平衡。

¹ 《人民日报》2007年5月17日。

2006年后,伊朗核问题的逐渐升温引起了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的普遍不安。为了向这些国家说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2007年12月初,伊朗总统内贾德利用在卡塔尔出席海合会第28届首脑会议之机,向海湾阿拉伯国家展开了强大外交攻势。内贾德在会上强调,海湾地区形势相互关联,“我们希望实现没有外来干涉的地区和平与安全”。他提出一系列合作建议,如边界开放、联合开发油气资源等。他还再次提及技术分享,“伊朗愿意分享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知识”。他还建议伊朗同海合会国家建立安全合作机构,并签署相关的安全合作协议。伊朗国防部长纳贾尔会后不久在德黑兰会见到访的阿曼军事代表团时表示,伊朗愿与海湾沿岸国家组建一支联合部队,以应对地区安全等诸多问题。但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这些“超前”的合作建议并未表现出热情。科威特政治分析家萨义德说,伊朗须首先解释其核计划,让邻国放心,伊朗须解释清楚关乎地区命运的重大问题后,才能谈论安全、贸易合作。

对美国 and 伊朗一直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似乎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一种无奈选择。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是美国的传统盟友。海湾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多数海合会成员国拥有美国的军事存在,美国一直视海湾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孤立伊朗,美国大力在中东拼凑反伊朗联盟。2007年11月,在内贾德访问海合会前夕,布什倡议召开了安纳波利斯中东和会。美国邀请了包括16个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几乎所有中东国家与会,而伊朗却被排斥在会议之外,使其成为“缺席的主角”。外界评论这次会议是一次“孤立伊朗的中东和会”。显然,美国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组建反伊朗联盟已是不争的事实。此做法让海湾阿拉伯国家十分为难。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虽然教派不同,但毕竟都是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处在夹缝中的这些国家不愿跟美国走得太近而得罪伊朗。它们不完全认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而且在加入反伊朗联盟上的立场始终模棱两可。

(三) 美国借助海湾阿拉伯国家围堵和打压伊朗

美国对伊朗政策是美国对中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前,美国与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关系密切,伊朗成为美国对中东政策的支柱之一。1979年后,美国与伊朗关系急转直下。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两伊实行“双重遏制”政策,为此,美国甚至罗列了伊朗有所谓“六大威胁”¹。伊拉克战争后,伊朗被美国认为是中东地区的“最大威胁”。但美国对伊朗进行全方位封锁与遏制的政策并未成功。伊朗通过积极发展与本地区国家的关系,以及拓展与欧盟、俄罗斯、中国等地区组织和国家关系而逐步拓宽外交空间。在总统哈塔米当政期间(1997~2005年),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曾有所缓和,但收效有限。2005年内贾德上台后,由于奉行强硬的反美和反以政策,美国与伊朗的对抗再度升级。近年来,美国 and 伊朗虽然在伊拉克问题上恢复了对话,但双方总体关系仍然紧张。

近一个时期,美国 and 伊朗对抗的焦点是伊朗核问题。目前美伊两国在核问题上的立场仍难以调和。美国认为伊朗不应该发展核能,怀疑伊朗另有所图,希望通过国际社会加强制裁,以迫使伊朗放弃核能力,包括冻结各种民用核设施。但伊朗坚决捍卫发展核能的权利,否认自己有发展核武器的任何企图,认为美国是借核问题阻碍和打压伊朗的崛起。美国认为,联合国通过的3个制裁伊朗的决议还远远不够,应加强制裁伊朗,而伊朗却认为联合国的制裁是非法的,不会成功。由于双方立场相距遥远,美国 and 伊朗都加紧在国际社会的游说活动。2008年1月,布什访问了中东七国,包括沙特、科威特、巴林、阿联酋四国。美国 and 沙特在布什访问期间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军售协议。在此次中东之行中,布什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访问海湾上述四国,指控伊朗是海湾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成为布什访问中反复提到的话题。美国 and 沙特在布什访问期间签署的一系列合作协议中包括一项数额达6.4亿美元的军售合同。美国不惜得罪战略盟友以色列,而与阿拉伯国家签订军售协议,主要还是为了拉拢阿拉伯国家对付伊朗。布什之所以把他在中东之行的重点放在海湾地区,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正日益扩大。早在2007年3月和5月,内贾德总统先后访问了沙特和阿联酋。12月,内贾德更是受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邀请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此

¹ 刘月琴著:前引书,第205页。

后又受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的邀请赴麦加参加穆斯林朝觐活动。内贾德在海湾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刺激布什政府加紧做海湾国家的工作。因此，2008年新年伊始布什就亲赴海湾国家游说，同伊朗争夺对该地区的影响力。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与伊朗展开角力，也是布什海湾之行的重要内容。目前，美国在伊拉克安全问题上不能自拔。由于担心遭受邻国伊拉克局势不稳的影响，海湾阿拉伯国家一直希望伊朗能帮助伊拉克早日稳定局势，维护地区安全。尽管它们也不愿坐视伊朗在本地区的势力过于强大，但是面对美国苦无良策，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只得转而寻求同伊朗接触来稳定地区局势，这也是海合会邀请内贾德出席海合会峰会的重要原因。可见在维护自身安全问题上海湾阿拉伯国家有自己的盘算。此次出访，布什一再强调伊朗是海湾地区的威胁，其实是强调美国才是维护本地区安全最主要的力量。

影响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的新因素

2007年底，美国情报部门公布一份有关伊朗的最新《国家情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2003年已经迫于国际社会压力停止了核武器研发工作。这与美国政府两年前有关伊朗正坚定研发核武器的判断形成鲜明反差。虽然美国情报机构发表了伊朗已放弃核武计划的报告，但布什政府却坚持认为伊朗会随时恢复核武计划。美国国务卿赖斯于2008年2月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首场全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以探讨建立一种新型的、更加正常的关系，但前提条件是伊朗愿意中止其浓缩铀活动。美国的言外之意是，如果伊朗不放弃浓缩铀活动，双方关系就难以缓和。伊朗核问题不仅成为美伊关系的焦点，也是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如何进一步发展的一大看点。

（一）海湾阿拉伯国家希望在伊朗核问题上起建设性作用，并藉此发展自己的核能计划

伊拉克战争后，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出于国家利益和地区安全形势的需要，认识到伊朗在该地区的势力发展显然不能忽视，它们认为，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可以减轻对海湾地区的安全压力，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¹ 随着核问题的升温，海湾国家逐渐认识到，完全回避伊朗核问题所带来的新变化也是不可能的，伊朗最终发展核能的现实难以在法理和事实上被否定。在此背景下，海湾阿拉伯国家只能选择与伊朗对话，尽可能减轻拥有核能力的伊朗对它们带来的不利影响。

海湾阿拉伯国家曾经是呼吁建立“中东无核区”的重要力量，但随着以色列成为拥有核武器国家，^④ 以及伊朗坚决发展民用核能的态度，具有丰富石油资源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在是否发展核能的问题上开始出现变化。为了在伊朗核问题上表现自己建设性的立场，2006年底，海合会通过关于发展核能的决议，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就此认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可能借伊朗发展核能之机，大力恢复和发展一度停滞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核能计划。不久，海合会提出一个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办法，即由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六国出资，在中立国家瑞士建立国际铀浓缩中心，向中东国家供应浓缩铀，以保证它的和平用途。对此，伊朗原则上表示欢迎。为了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海湾阿拉伯国家希望尽快解决伊朗核问题。沙特的建议意在向伊朗明确表示阿拉伯国家对伊朗核问题的关切和不安，同时也反映出海湾阿拉伯国家意欲在整个地区未来核能发展方向上起积极作用。几乎在同时，阿盟秘书长穆萨在阿盟总部同到访的伊朗副外长巴基里会谈后强调，阿拉伯国家认为，伊朗和阿拉伯国家都有和平利用核能源的权利，中东不需要生产核武器，应实现中东地区无核化，该地区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国都不应拥有核武器。

海湾阿拉伯国家之所以在核问题上的态度发生大的变化，是因为考虑到，如果伊朗拥有核能力，该国将再次打破地区传统政治力量平衡，并可能危及它们的安全和利益。它们认为，如果美国及国际社会在伊朗核问题上依然束手无策，伊朗拥有核能力迟早将成为现实。届时，伊朗将大大改变中东及

¹ 参见刘强著：《伊朗国际战略论——一种全球多视角的解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290页。

^④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以色列已经是中东国家中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但以色列对此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海湾的力量对比。在此情形下，作为中东大国的埃及、土耳其和沙特不能没有反应。阿联酋的海湾研究中心主席强调，“海湾阿拉伯国家是想表明，如果伊朗核技术继续的话，将迫使我们也成为具有核能力的国家”。沙特告诫美国：“要么阻止伊朗，否则我们也要有（核）。”¹ 对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它们发展核能并不缺钱。法、德、俄等国也对开拓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核能市场有浓厚兴趣。

目前，伊朗的强硬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阿拉伯国家在核能问题上也跃跃欲试。2006年以来，海合会多次表示，它们开发核能的资金雄厚，不会居于他人之后。随着2006年9月埃及宣布重新启动核能研究技术，阿联酋等国已先后宣布，其核电站建设已经正式立项，将很快与西方核能公司付诸实施。可以肯定，伊朗核问题在中东引起的直接反应是，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出于本国利益正在着手发展核能技术，不管它们发展核能的动机如何，此趋势为国际防核扩散体系带来了新挑战。^④

（二）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展望

总的来说，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是缓步的，且仍然有不少障碍。

首先，政治因素决定了双方战略利益难以完全趋同。海湾战争后，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有了极大改善，但这是双方基于本地区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后进行的。其中应付伊拉克战后乱局和应对伊朗核问题带来的冲击是背后两个重大因素。对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伊朗领导人向它们描述双方合作美好前景的场景并未从根本上打消它们对伊朗称霸地区野心的担忧。就在伊朗领导人离开海合会会场不久，沙特外长萨乌德却向外界描述了一幅“伊朗的新伊拉克”前景。他担忧，海湾阿拉伯国家“正在毫无理由地把整个伊拉克交到伊朗人手中。”^④ 目前看来，伊朗对改善双边关系的期盼更大，而海湾阿拉伯国家既要揣测伊朗的真实意图，也要旁顾美国的态度，毕竟，与美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仍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维护安全的重要支柱。

其次，美国难以容忍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走到一起。伊拉克战争结束已五年有余，许多美国人觉得伊拉克战争的最大受惠国是伊朗。美国一些战略人士担心美国可能在海湾地区面临一种不愿看到的前景，即“伊朗和海湾邻国和平共处”^Ⅳ。事实上，伊朗不仅在改善与海合会六国的关系，而且与老对手伊拉克的关系也在加快发展。内贾德总统于2008年3月2日访问伊拉克。他是自从1979年德黑兰爆发“伊斯兰革命”以来访问伊拉克的首位伊朗总统。此前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什叶派）已经访问过伊朗。2008年6月，马利基再次访问伊朗，显示了伊拉克对两伊关系的重视。美国对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拉近表示担忧不是没有理由的。美国除了担心中东反美情绪的进一步升温外，还担心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许多军事基地，如阿富汗、卡塔尔、阿曼等地都是伊朗的近邻，会受到来自伊朗的威胁。无论从何种理由判断，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拉近都不符合美国利益。

最后，伊朗核问题扑朔迷离的前景，以及由此而引起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发展核能的新立场，将成为今后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虽然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对伊朗动武，但美国迄今不愿放弃这一选择。由此，海湾局势的变化有以下两点值得关注：（1）美国是否选择动武，以及时机、方式？美国是否动武受诸多因素限制，但是美国自己动手的时机还不成熟。最近局势暗示，由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进行袭击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2）海湾阿拉伯国家是否借口伊朗的核计划而大力推动发展核能，若此苗头继续发展，海湾乃至中东地区的核竞赛可能面临失控，这对该地区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安春英）

¹ 《世界知识》2007年第6期，第41页。

^④ See http://www.zaobao.com/gj/g080513_501.shtml

^④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ume 62, Winter 2008, p. 23

^Ⅳ *Ibid.*, p. 30

The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the Gulf Arab States in Shadow of Nuclear Issue

Yu Guoqing

pp. 23– 28

There were many contradictions in the history between Iran the Gulf Arab states and their relations have shown some improvement after the Iraq War. Iran and the Gulf states gradually find new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ran's nuclear issue. This change has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to America's Middle East policy and it also has struck the geopolitical structure dominated by U. S. in this area. But both the future of Iran's nuclear issue and the prospec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the Gulf Arab states will meet with great variability.

On Westernization Reform of the Ottoman Empire

Jiang Mingxin

pp. 29– 35

There were two basic elements for the Ottoman Empire to carry out westernization reform. One was that the Ottoman Empire gradually waned in power and the other was the failure of its strict reform back to the ancients. The westernization reform was underway by pressure coming from outside world and conducted from above which reflected nothing from the demands of the people. The aim of the reform

was to make the empire to become strong and rich and the goal was to save the fate of the empire. During this reform proces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Empire transformed from cultural conceit to cultural inferiority and this phenomenon ha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of modern Turkey.

On China's Role in Dealing with Africa's Internal Conflicts

—Assessment on the Theory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ion”

Yuan Wu

pp. 58– 62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power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country in world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hopes that China should take on heavy responsibilities in world affairs. But there reminds different viewpoints and understandings on China's role in world affairs in academic fields. For

example, China has played positive role in resolving Darfur issue but some west countries still criticized Chinese actions there. The content about how to resolve humanitarianism crisis in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on” theory has in fact affirmed and encouraged the ways of Chinese role in resolving African crisis.